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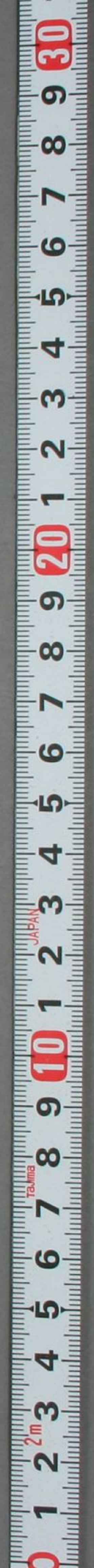


古今事文類聚

外集
十二之十二

J X
99
89

道通文庫
文庫 6
28
89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二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路官部

治中

歷代沿革 **秦**置郡丞以佐守 在邊為長史 掌兵馬 **漢**因之 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 治中別駕 諸郡從事 秩六百石 治中從事 史一人 居中治事 王象曹文書 **晉**因之 而省郡丞 **宋**梁以下如之 至 **隋**改別駕 治中為長史 司馬煬帝罷之 而置郡贊治 後又改為丞 位在通守下 至 **唐**而郡丞廢矣 武德元年

喜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二

路官部

改丞為別駕十年改雍州別駕曰長史以皇族為之開元始
通用庶姓以貳都督刺史之職天寶八年諸郡始廢別駕下
郡置長史一員上元二年諸郡始置別駕別駕一人從四品
德宗時復省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裨將有功者稱東宮
王府官又次當進及受代于京師者常數十人訴宰相以求
官文宗用宰相韋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
駕宋藝祖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下河南始置諸州通判
命刑部郎中賈玘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
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兩員西京南京天雄成德
益杭并智荆南潭廣秦定等州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戶不置
正刺史以上及諸司使副知州者無小郡亦特置掌倅貳郡

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谷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
裁決與守通簽所部官有善不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聞逮
至景德宋興三十四年戶口寢息解州以滿萬戶置通判自
是諸郡多滿萬戶矣建炎初諸州通判二員減一員紹興五
年以後旋行申請添置中典會要元置總管府治中正五品
羣書要語郡丞 別駕 郡贊治 通守 佐守 長史 治
中 倅貳 郡政 刺舉所部官 並類要 貳藩有職 白集 方題
別駕 輿贊郡符 才優佐郡 大邦端佐 金同上 半刺上佐
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杜牧行馬迥制通倅之
官宋廣平集通理方州同上題輿佐岳無展驥之能陳子昂代
表沮鷹受命之寵復踐端寮之列劉豐商州史制 早題坐於端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二十一

一

早題坐於端

察常集居半刺之任百六帖以贊元功國語分乘倅車胡文恭

行張士燮制分駕別車周世南等制分倅州治陳湜制王之倅

車注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為倅者周禮謂太守之副別駕長史

司馬通謂之上佐職源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見刺史持版

拜刺史答拜職林刺史有故及闕本道使不得差攝但令上佐

知州事大曆十二年制武帝詔州郡佐史自別駕長史以下皆

刺史太守自辟通典曰比上佐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

論以課最盧懷謹陳時政漢制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

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職源

詩句半刺已翱翔杜寄岑長史天教仁政滿東南青袍門人老

州佐晁無咎賀子瞻移守廣陵展驥旌特傑談難美代賢李文

饒許州宋司馬

朱紱蹉跎晚監郡吟風弄月思天衢山谷詩願

我透惠分竹使與君談笑困蒲鞭坡送翟倅童子遙知頌儒袴

使君先已洗樽壘坡送賈倅池陽實天藩佐車屈時英朱晦庵

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鱗有監州坡風流半刺風流別駕

責公子欲把笙歌暖鋒鏑同上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烟入興便

成章劉禹錫送王司馬風流別乘多才思坡朱紱白銀章上官

佐鄴陽李白送弟都陽司馬半刺豈能淹驥足一封行下見龍

墀吳芾送何倅翹材必定延林叟宣室終須記買臣陳后出送

王定國倅河南分麾共領南門鑰簪筆終歸北關天唐子西贈

古今事實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二

三

唐子西贈

銅印黃綬

郡丞視通直一梁冠卓衣銅印黃綬秩六百石

晉職官志

車緹油屏

黃霸為刺史詔賜車蓋高一丈別駕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任車半刺

庾亮答郭豫書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

車有屏星

孔恂字巨卿為別駕車舊有屏星如刺史車刺史因怒欲去之恂曰微去屏星毀國舊儀別駕可去屏星不可去乃止

題輿就辟

後漢周璟為荊河州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璟題駕輿曰陳仲子生不復更辟蕃起視職後投傳而去

別榻設坐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休源累佐各藩王深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預焉同上

緋魚賞功

唐德宗命盧峴為滑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

御詩贈行

賀知章因病求還鄉拜其子曾為會稽郡司馬令侍養御製詩以贈行

擇日擢拜

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因曰并州朕之粉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則天為按行圖擇日而遣

有神呵禦

蕭得聖斥播州司馬道二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得聖謁白帝祠見帝類向所睹異之

蘆生三節

李全忠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中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恠歟建曰蘆葉賴德澤而滋家

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為牙將可舉死三章推全忠為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之李氏父子二葉十年而已

刀授三公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也

用從事為

習鑿齒史才不常桓温深器之年未三十用為荊州治中別駕謝朓曰不遇明公荊州從事焉耳世說

命處士為

晉書

卷之十二

四

復齋堂

晉桓冲温之弟也為刺史命處士劉麟之為長史麟之不肯屈親往迎禮甚厚

皆為司馬

裴懷古杜如晦張東之陸象先姚崇賈敦頤蘇瓌魏元忠張嘉貞金為長史楊綰李泌韋安石李元紘白居易皆為司馬

可敵三王

張仁愿中宗時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仁愿一切皆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懼高宗時賈敦頤為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語曰洛州前曹後張可敵京兆三王

歎當雄飛

後漢趙温為京兆郡丞歎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後官至於三公

當展驥足

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王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乃以為

顧球速步

顧球時為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顧和字君孝顧和本傳

許丞免逐

前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史許丞老病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幸無失賢

者意

委任腹心

表紹領冀州以審配為別駕委腹心之任并提幕府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

為郡股肱

晉王基薦劉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往日僑仕平陽為郡股肱止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類要

洛陽王人

周書趙肅字慶維洛陽人蚤有操行知名於時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援授同州治中糧頃不遺太祖曰趙肅可謂洛陽王人也

邦國別駕

晉王祥為徐州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眾州境獲寧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荆楚才

羅含字君章桓溫臨州轉別駕溫常集僚佐問羅生何如人時有荅者曰可謂荆楚之才

吾家駒

顧和字君孝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千里駒與吾宗者此字也八孝始為別駕遷尚書令又唐宗室榮歷岳州別駕人遺以金拒而不納武后曰吾家千里駒改名千里

趙軌酌水

隋趙軌別本作張軌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功最優
詔徵入朝父老揮涕隨逐曰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饌軌受
而飲之

任公防雨

後漢任文公為治中從事時天大旱曰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
大水宜令民預為備刺史不聽文公自貯大舟百姓或聞亦有
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百刺史刺史笑之日中
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滿浦十餘丈漂壞屋舍所害數千
人文公遂以古術馳名人

岸憤肅詠

晉謝奕字元奕桓溫辟為安西司馬奕在溫座岸憤肅詠曰我

方外司馬也通典

移康清論

冀州刺史裴徵召管輅一見清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
床在亭前樹下自是汲引輅為別駕

督厲風俗

高士廉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
去致吝吝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辨告督厲風
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

破碎奸猾

王志愔出為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奸猾令行禁止境內肅然
每戰輒勝

張守珪徙幽州長史契丹與連年梗邊牙官可突干胡有謀者
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
帝喜詔有司告于廟

引咎自撻

蘇長史歷陝州長史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人笑其不

單身襍被

蘇瓌轉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單身襍被自將

老幼出迎

裴懷古為并州大都督長史吏民懷愛召為左羽林大將未至
官還為并州人皆携扶老幼出迎

甚有惠政

唐黃敦實遷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曰政在養民義須存恤

同宣教化

唐以堂吏朱儉廉為華州別駕給事中蕭傲駁曰別駕古為治
中從事秩六百石與刺史別乘同宣教化任居刺史之半豈宜
以入吏兼副政之名續通典

散粟活人

李臯字子簡為温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
斛臯欲行賑救稼吏乞候上音臯曰夫人日不再食當安暇
冀君命若殺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
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上喜之

開倉賑給

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歲飢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救不可擅與須陁曰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隋書

開廩賑民

王恂出許州長史歲旱時假刺史開廩賑民即自劾元宗赦之

決渠溉田

李聽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決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唐彬公亮

晉書唐彬檄為治中別駕忠肅公亮正救違關蓋規誨以納諫不顯言以彰王當朝正色焉

元忠嚴明

魏元忠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嚴明張易之家奴暴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伏

所至廉介

皇甫無逸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希易他境管按部宿民家燈炷盡王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斫帶為炷其廉介如此然過自思謹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進省再三乃得遣

為政仁慈

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慈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外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

治之而已必刑罰以立威乎卒不從而蜀化

政條簡肅

姚崇為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為紀德于碑

文思益深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自放山澤間其埋厄感至一寓諸文久而文思益深

以戎服見帝

張說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敕齊軍中論撰

見刺史致恭

孔若思為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驚放不肯

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

俱得英儔

晉寧辟文云州民嘗誕燕雀之賤栖朝桐之萃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宜得英儔

有宰相器

宋富文忠公弼從王魯辟通判鄆州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為宰相之才召還東坡作行狀

有台輔量

宋趙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澶州昌言謂其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真宗實錄

得秉鈞材

呂許公通判濱州人稱其材王文正公謂王沂公曰此人異白與舍人對秉鉞軸沂公曰何以得之曰以其奏請知之如不稅農具數事卒與沂公金相言行錄

以賜對除

太宗朝前河南府通判劉昌言賜對稱旨五月除少卿六月知樞密院事

佐郡守治

知成都席益奏州郡置粹所以佐郡守之治入則臧政出則按縣中典會要

改府判稱

高宗日曆常同劫陸真疏云真乃內侍王通之客為明州通判

避通名改稱府判今浙惠州軍有呼通判為府判自真始也

入直史館

孫尙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遷秘書丞西京轉運副使

出為轉運

王隨通判同州代還直史館出為西京轉運使

不買賈珠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州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同上

號稱燈籠

劉隨待制為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談苑

為文戮鱷

陳文惠公堯佐通判潮州潮之惡溪有鱷魚食人公命捕得以
支告而戮之其患屏息

責高麗書

蘇文忠公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驕橫發醉於官吏書稱甲
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
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言行錄

抗罷內侍

劉文安公沆通判舒州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詣治數日而決
之是時童獻太后詔修山谷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嚴
急州將移疾不敢出沆抗言于朝罷懷信歸仁宗實錄

受命佐公

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且數爭事宗且曰少年敢
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我也嘗以病在告一日
宗且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
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徙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
乏也宗且大驚為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仁宗實錄

使我監郡

國朝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官屬故嘗與知州爭州每云我是監
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無所制有錢昆少卿家世杭人也嘗
嘗常不稱外郡人問所欲何郡但曰且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可
矣

左右其政

趙清獻公抃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君權不出於已者守得以善罷言行錄

裁濟以寬

蔡文忠公濟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寃同上

戮郡奸民

李及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交通權貴持郡短長縱為奸利及既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見及及拒之乃慢罵而去因誣及毀朝政會有發諫事者命及察其狀盡數前後所為以聞下御史劾之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言行錄

籍郡司吏

公通判滑州兵馬司吏王實結宦官橫甚公一日攝行郡事適有訟實者捕實獄籍其家賦萬計杖而黥之詹定庵 齊昭遠 墓誌

減市木數

天聖間建太之宮及洪福院市木于陝西通判陳州范仲淹言宜能修寺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事雖不行以仲淹為忠九廟通略

自實粟數

魯董字子固為通判歲飢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言行錄

除筭農器

呂夷簡通判濠通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田器有筭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筭仁宗實錄

言置常平

王文正公且通判鄭州建言置常平倉以抑兼并言行錄

請釋儲貳

司馬光通判并州上疏請釋宗室賢者攝儲貳疏三上一留中

二什中書東坡集

策獻平戎

張文定公方平字安道通判陸州趙元昊欲叛公獻平戎十策方元昊之叛也條上利害八事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律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遷署之凡出資高者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泣之泣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燕濟者居之雖一旦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士

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群吏執事官不敢
自暇伏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
樓水溢盆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
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
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充身
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
憂意爲國謀則尸素之太靈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乎佐
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白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
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
和十六年七月八日記

潭州通判謝上表

唐介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遷湖外恩是出於再生仍復前官
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切念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歷
官再紀才貳郎曹八朝踰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
言責之司祇知忠義以事君不顧患禍之及已凡所上奏必盡
至公流輩爲臣寒心奸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爲耳目於陛下勉
副東求不能効鷹犬於他人以希進用心雖無媿迹已甚孤屬
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朝輸忠款暮補消塵陛對之間未
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流離遠道殆
及暮年擯棄遐荒分甘散秩豈謂皇帝陛下存國大體察臣愚
忠欲招諫者之言免爲後來之誡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邑廣
之冠擡擇湖湘之守俸俾從狂竟得佐郡符然臣粗識義方薄

知臣節。納忠獲罪。顧百諫以誠。其盡瘁報君。雖一死而不悔。謹當益勤官守。以助軍興。夙夜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答於大恩。

吉州通判廳記

周必大

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軾下與王。簞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者。起廢者。其於政事。空管與聞。邦國不空之謠。宜其寥寥也。藝祖皇帝創業之四年。繼五代擾攘。藩鎮跋扈。兵強民弱。治少亂多。之後首置諸州通判。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與利除害。功徧天下。是冬又詔。凡公事非守倅。僉議連書。勿行。規摹宏遠。豈歷代明

君賢臣思慮所能及。嗚呼盛哉。吉大州也。其爲貳則在唐。顏魯公以謫至本朝。向文簡公以德選。其他名賢炳炳相望。嘉泰二年五月。朝請大夫開封鄭臨寔來適。二于石缺。併紹郡。組其家世之盛。仕學之優。施于有政。見謂明敏。初升廳事。則支傾頽。朽懼將壓焉。竹木瓦甍。幸儲庭下。君問緩。故則曰。卜未利也。君曰。覆壓之不虞。陰陽之是拘。其可乎。是月庚申。亟僱工藏事。七月乙巳落成。拓題名記。云某曰。公大父秦國公。以宣和七年春。居是官。嘗行州事。踰四考。乃得代。士民懷德。固請家焉。舊廳載新。是宜爲記。某追思始能言。侍親於祖父母之側。今七十有五年。兼燕楚之城社。置桑梓之恭敬。安敢以老諱荒唐爲解。抑嘗讀衛詩。美文公管官室。曰。得其時制。百姓說之。今君思一日之尊。

破拘攣之義得其時也。用成材，依舊貫，加顯敞焉。其東故有風月軒，又闢西偏以相映帶，得其制也。自是入儀天朝，遺後人以安俾之，交修郡政，惠此千里，仰稱藝祖設官之美意，其本立矣。因土木之工而紀歲月，某請事其末云。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蘇子瞻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侷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肺腑，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

然答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踈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埋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况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利州通判廳記

洪咨夔

上更化十有三年南海崔公以名法從出殿成都東其屬得草
 城孫君若蒙正叔為成都宰與俱西明年公盡護全蜀闢幕府
 于劍外緝忠貞益正叔參焉又明年辟通判利州利以寧武冠
 其軍介梁益拓表撐襄自昔號重鎮中興後臺闢鼎立又重郡
 太守印綰以部刺史丞貳非他郡比也舊有解郡治東歲庚辰
 合為太行臺郡治麗于漕郡丞俵俵無與歸濡需而游窶窶而
 海吾腹果矣他不暇問正叔以為大愧一日過南門綿谷故驛
 掖什碑摩抄讀之皇祐中規置也秦蜀同軌利當孔道故崇大
 其館以贏客使其後郡將兵鈴迭寔屢薄近復釐為四五以廬
 僑士叢猥族紛左侈右壓庭下老木數章突瓦輪困猶有百年
 文獻在正叔喜曰可矣退而咨諸長長曰可哉翼衡以從張

以新地晦以明堂序有嚴官府具體既表舊扁諸大夫相與落
 之二邊無塵野無遺秉可信眉一醜矣書來屬余以記余謂天
 壤間孰非傳舍閱入之地况毀室於鴟取巢於鵲抑有甚不獲
 已者未足為正叔書也憶疇昔過正叔抵掌劇談世故節節中
 窾卻其言利者怨之殖也名者忌之的也忿與慾損之棘也氣
 壹動志者壯之蹶而得者老之蝕也天下所謂磨之不磷灼之
 不焦震之不碎者惟一誠實而已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苟誠
 其身則可以順乎親信乎朋友而獲乎上真者不可矯昭者不
 可匿也余聞而惕然向知正叔之老於才今知正叔之老於學
 故書如定十六年六月朔洪某記

重修通判廳記

劉克莊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頽圯，滋甚。舊即東廡為門，坐則面墻，陳君伯玉僅新其堂，它未暇及。趙君野翁既至，則曰：「廳痺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高棟礎增舊基，而廳益明敞，撤屏蔽，達通達而門始端直，面勢巍然。官府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司太守俱多，按察異時獨銜發，僚吏奮筆塗書判，長官一舉手，輒從傍掣之。倅嘗橫矣及其父也，有按察之名，無事權之實，更以督經總制錢為職業，籌筭喪雅道，敲朴敗清思，司存冷落吏民侮玩，遇事至前，謙與退避，自託於龔永者皆是也。然則昔也，庶權之專而惟患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分而惟恐倅之不削，亦其勢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不來豐以示能於郡事，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銜智，公退則靜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

佳時或携賓客以登臨，山水追逐，雪月為樂，雅道未嘗喪，清思未易敗也。堂之役實寶慶三年，門之役實紹定五年。陳君名振，孫趙君名汝駒，皆永嘉人。

送梁竑夫通判江州序

洪邁

東平梁竑夫六世而下，嗣以文鳴，為太龍甲五世祖莊肅公相，永昭陵馴至高曾太父，身榮若廟，告咸都帝師，昨巨邦信史，景鍾垂徽，邁烈故竑夫以遂清學士子，年未壯，徹籍中朝，天子以監潯陽郡事，所馮厚矣，而竊竊然不得願，今三十二年，誦詩讀書，撥拾騷人賸殘，自兩京三都，唐昌黎河東先生以降，眼之而不置手之，而不釋，既久且有得，則又設格諸子，百氏楊千雲所攬，不讀者兼而有之，厚積以富藏，飫覽而腴中，務與雍牖，桑樞

喜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二 十九 德壽堂梓

者率向所固然。既不錄視詭塗，并轡追尾儒先，不暇懶也。而特幸友之一日，踵門告曰：吾父母在是，吾朋從在是，吾願朝夕焉。官之長遲，吾來廝與之卒，且至。吾不得留，今別于子，何以幸教予懣而語曰：今人之稱士大夫者，子知之矣。道先王者，傳經誼，板儒術，其蔽文而廢業，吏道者，熟法制，商功利，其蔽暴而刻。自游夏之文學，聖人不以政事兩之，而問宰於莒父，鳴紘於武城。雖有明者，不能善其後。古君子大過入者，我此今之士起家。一官主簿尉于某，令丞于某地，計里以百，民數戶以萬，欣悴恬愉，繫焉乃曰：我以文進，此俗吏職耳。浴中于某，守于某地之侈，民之夥視縣，且十亦曰：我以文進，此俗吏職耳。立縣若郡者，舉不自効，數聞有以法制功利自予者，則圍拱而笑之。至使民重

足引領曰：某郡有良二千石，某邑有賢大夫，胡不使我幸生此土也。由是學者，敝民倍徙於俗吏，不幸而相參會，其禍斯人也不少矣。茲夫依於文方，將憂實凌閩風，與瀛洲玉堂人曹君願先致志於所蔽江於饒山之椒，可以望會。乃日甲引導而丁可稅也。舉措之必聞，猶鳴雞吠犬然。尚毋忘今日意，茲夫領此言，則敘而送之。紹興十二年二月五日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闕屢輒發籍，土地聚貨財，招徠驍勇士，務刺擊爭鬪，以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眾。患曰：寢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典，武人縮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二

二十

德壽堂

操持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俯首隱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主治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道塗。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省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之任。武人剝去。角牙磨合。聲壯戾安。處行伍。聞不敢亢。然自較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能自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材慮。而後慨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小而勢大者。咸以是為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事固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古詩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

代柳祖知錄作

呂伯恭

騷人故悲秋。九辨播三楚。宋公舊題壁。文采照潭府。于載得君侯。迢迢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艫。富家多勝事。此役亦兼取。江山日日新。似君相勞苦。木脫獻羣峰。雲生失前浦。况持別乘權。光華動逆旅。元戎下分庭。百吏羣趨廡。後車載仁風。習被南土預。知潢池盜。無復驚抱鼓。政當勸賣劍。不必禁秋弩。嶺南鏡面平。論賞駢圭組。臨分下盃酒。不為離愁舉。

送聶士友通判上印入朝

楊廷秀

君家樞相扶天極。氣凌霜雪中貫日。史家有筆歎無人。今有此人無此筆。君侯名家千里駒。拱壁盈尺徑寸珠。合登清廟薦不瑚。合參豹尾隨屬車。胡為小緩雲間翮。塌來螺浦分風月。開

不與俗客談明月清風入牙頰只今上印去朝天春風玉筍傳
綴班相門有相君勉旃凌烟再寫進賢冠

送張倅

楊廷秀

山西勁氣何曾歇秦漢迄今幾奇傑張公長身鬚鬢蒼料飛不
入鴻鷺行狂卒叫譴民震擾不勞笑談斯須了皇上方披輿地
圖煩公赤手繫單于捕逐虎豹公則老坐運籌策君尚少

送吉州通判趙德輝上印赴闕

楊廷秀

太守九秋霜通守三春風太守鏡照膽通守淵涵空古來人才
在寒士皇家人才在宗子君看二趙作廬陵寬猛晦明兩相濟
太守已乘八使車通守合分五馬符行看二趙俱法從老夫別
戲中和頌

送文學士倅邛州

王介甫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昔得王揚筆筆漢守
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身選為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
偏旁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諭傲不訪碧雞祥問君
行何為闕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豈特為親榮區
區談一方

和樓大防

吳芾

貳車直萊豪逸如千里驃又如禮樂器肅然在宗廟自應輔明
時與國增光耀胡為佐一州從容陪坐牖

律詩

送喻叔奇通判會稽

吳伯恭

鳴騶前日餞出使。搗鼓今日送作州。會稽別駕官尚薄。道傍羨者何其稠。版輿有親餘九十。東南之美供甘柔。先春鑄牙入午。毀破臘箭茁充晨羞。况復詩壇執牛尾。所至風月相獻酬。千巖萬壑徧題品。會有采者人名道。

留別蘇仁仲通判

周必大

公才豈合尚題輿。天遣寒儒此曳裾。午夜燈光曾共賞。三春樂事未全踈。尊前窈窕傳新唱。耳畔瀾翻聽異書。此別不須勤怨惜。君王日日問嚴徐。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王介甫

淶水烏程地。青山顧渚濱。酒醪猶美好。茶苑正芳新。聚泛樽前月。分班焙上春。仁風已及俗。樂事始關身。橘柚供南貢。楓槐望

北宸知君白羽扇。歸日未生塵。

送宋中道通判洛州

王介甫

渾水不灌鄴。不知幾何時。後世有史起。乃能為可為。余嘗憐洛民。為齒半不治。頗覺漳可引。但為談者強。高議不同俗。成功人始思。未子到官日。忽忘吾此詩。

送王恭父監丞倅潼州

楊廷秀

淡墨倫魁正少年。蓬山壁水得詩仙。集賢學士看文筆。國子先生費酒錢。濯錦江頭頻入夢。桃花水面送歸船。平分秋月真聊爾。不日來朝尺五天。

送張倅

孔毅父

清若冰壺斷若金。孜孜長見恤民深。三年佐郡神明政。一旦歸

期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餘陰臨行曲為留旬日少尉攀轅淚滿襟

送通判范朝散秩滿造朝

洪邁

打鼓發姑熟送君朝帝鄉風流夸半刺耆舊憶襄陽別酒不成醉征塗能底忙只應旗脚轉趁此來天京我欲菟裘老推排強典州同官有才俊坐甯得遨遊便作烟霄去知難郡縣留畫船看不見江水自東流

送趙當文彥博倅洪州三首

周必大

期集分携五載前衝泥各上浙江船如今再贈城南柳依舊梅黃夜雨天

花發河陽政蚤成策勲恩擢佐藩臣雞翹豹尾他年從且作銀

童第十人

南浦飛雲繞棟樑西山爽氣入魚須公庭吏散文書盡許我他時解榻無

送王嘉編修通判洪州

周必大

籍甚西樞掾居然出處光人猶思賀監天未起張良南浦雪應碧東湖柳正黃古人求別駕不是薄星郎

送楊敬之倅湖南

李陟

久嗟塵匣掩青萍見說除書試一聽聞君却作長沙傳便逐秋風過洞庭

送權郡詹通判

劉克莊

半刺已官尊常時讀魯論身居恭叔里心在晦翁門貧士來遮

路詩人送出村君能齊得喪何必戀華軒

餞荊州崔司馬

韓退之

茂社雕龍昔香名展驥初水連南海漲星拱北辰居稱發仙人履將題別駕與明年徵拜入荆玉不藏諸

送梅子明學士通判餘杭

張耒

晉人神仙後厭直承明盧借問太守誰于雲蜀明儒相過不妨飲坐庸治有余

送向國博通判桂州

范文正

遍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歸書清白最寧問橐中金

送懷州吳別駕

岑參

春流飲去馬暮雨濕行裝單懷人總喜別駕得王祥

送從弟宣州長史

李白

爾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閑常諱雪月好邀我敬亭山

府判

歷代沿革唐天寶後有判官之名未見品秩後唐長興二年詔

有兩使判官防團推官軍事判官等是時判官多本州自辟舉清泰中始擇朝士為之宋公五代之制兩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置推判官各一人太平興國中以贊善大夫十五員充諸州節度判官元祐令京府判官至軍監判官為幕職官皆從八品政和初自判官至諸曹改為士戶儀兵刑工曹椽建炎初復舊制焉元置總管府判官正六品上州判官

正七品中州判官從七品下州判官從八品

群書要語 佐相幕府 白集判官制 學業才畫堪置幄中 同上出

保傳之重鎮之以屏王室擇賓從之賢佐之以齊政經 徐騎省

行浙西判官制 貳諸侯之幕 公是行錢藻制 今之俊又先辟于

征鎮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為大夫公

卿者十八九焉 白集温堯卿判官制 潘隅之重委以侯伯軍府

之要掌在賓僚佐廉問澄清之務撫華夷錯雜之人俾其不安

實在參贊 白集路費等桂州判官制 尹縣神州治甚簡便運籌

盛府言必端詳 表持浙西判官制 于里之行始於足下苟自強

不息亦何遠而不屆哉 白集

詩句 燕臺上客意何如 杜寄李判官 子雖驅幹少老氣橫九州

杜送常評事充判官 遥知幕府下書記日翩翩 高適別駕判官

良壽佐戎律 岑參 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 杜 雲深驃騎幕 杜

送廣州判官 李郭應時望王楊入幕頻 崔峒寄楊李郭王四判

官詩 兼曹謀未展入幕志方據 寇坦南省寓直兼充節度判官

蚤赴從軍幕長清外域塵 孫逖送李判官 時稱謝康樂別事漢

平津 李嘉祐送王諫議充留守判官 辟書今日看君去 王介甫

送王余判

古今事實

出入將相

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冑持斧由門而

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再造其室即見其人

厚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二 三六

先逢吉而至率為常矣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

入為御史

唐楊俊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

奏充判官

宰相徐商領監鐵奏王徵為泰佐及徵拜拾遺商罷相鎮江陵

以徵舊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充荆南節度判官職官分紀

召為校理

葉清字道卿為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召還為集賢校理東都事略

俱為判官

唐柳公綽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為判官尤相引重

王佐才

崔造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李棲楚辟為判官

舍人樣

徐聖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引為判官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為鳳閣舍人樣

紗籠中人

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盧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官有為相者否僧云金無公曰其妙擇賓僚豈無一人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果為相原化記

白身判官

正元中仕進道塞請謁難行東省數月閉門南臺惟一御史令
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秦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雋
抱器之士用為謀主日以恣橫元和已來始進用有序南窓新書

下州判佐

狄仁傑授下州判佐唐書

文學超邁

推判官各限年任惟文學超邁任不限年後唐長興詔

才思俊麗

唐令狐楚辟為太原從事自書記至節度判官才思俊麗德宗
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同

清幹善斷

裴寬以文詞進景雲中潤州刺史韋銑引為判官清幹善於割
斷銑重其才

以健吏稱

魏元忠鎮朔方崔白知字子駿與張說同為判官以健吏稱

以儒學名

尹洙字師魯以儒學知名僉書孟州判官同上

佐治之才

韋亶等初擢第即通判諸州代還太宗以兩使判官得替者尤
鮮故多闕員乃以亶等十五人為之且令縣歷觀其佐治之才
也三朝政要

不羈之才

裴度東都留守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請斗酒授筆立就度曰不羈之才也

為得多才

唐鄭從謹字正求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文使皆一時選京州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得才多也

皆一時選

鄭從謹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文使皆一時選金唐書

所至風動

為江西團練判官時公出巡所至風動柳宗元為相國柳氏行狀

盡心其職

公字子瞻僉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子由撰東坡行狀

盡心細務

明道字伯淳僉書鎮南判官為守者嚴刻多怠先生事之甚恭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相與歡甚屢平反重獄伊川撰程明道行狀

究心吏事

張九成字子韶僉書鎮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晉曹建白

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言行錄

悉委王休

王休字子美授南康軍簽判郡素號江東道院宋文公喜為守日課諸生講書公亦相與發明事無巨細悉以委公樓攻媿集

欲踈蔡下

陳忠肅公璣字瑩中為越州僉判蔡下為帥待公甚厚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俾公攝權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言行錄

投檄而去

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

此事左相專遣入封來知之否會書鎮東通判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王上大下郵刑之詔惟恐無辜被係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決意宗臣大斬九成投檄而去中興係年錄

拂衣而去

李瓊鎮桂管奏柳壁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愜壁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

民得不擾

劉隨為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伐木為柵壞輒易之頗困民力隨令環植柳數千萬株以限內外民得不擾長編

祥正能詩

祥正能詩

郭祥正字功父其母夢李大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
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熙寧中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事略

荆公讀書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為僉判每讀書至達旦日已高
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
謂荆公曰公少年無或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
公非知我者魏公不知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
屈世間見錄

不徇監司

張九成字子韶僉判鎮東軍民員饑禁事連旁郡府帥屬吏明
知無辜莫敢辯析公獨謂使者曰當坐者數人餘皆良民若盡

欲追繫奇擾甚矣監司怒形于色辭首侵公公曰事不可行豈
宜苟徇節投檄而歸張九成事迹

論伐安南

朱光庭字公拔范純仁帥慶州辟為僉書判官神宗召見問欲
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
可居得其夷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東都事略

夷稱吾父

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求劉隨繩按之及隨罷夷人數百
訴于轉運使稱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同上

盜活有冤

趙忠獻王普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數百將就死

普意其有寃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言行錄

焚王均移書

陳從易字簡夫調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易攝州事有謀殺監兵欲從亂者從易推其首斬之均移書至州從易即命焚之東都事畧

責美人教旨

麗莊敏為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官者稱教旨免工人市孫公上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于撓府政者上怒抑官者功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宮中之命毋得施行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柳子厚

士之習於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永州也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群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往桂州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李觀

觀聞國朝置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邇乎哉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無綱紀文章是用命忠臣登軍為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今來亦三紀于茲古者所謂山連城守今則大者或十數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觀其所以

事類彙編卷之十一 三十三

察其所由使亂不能長使理不得渝猶川之有防猶戶之有樞其較厚矣其臨高矣其下賓佐實有常任其大者曰觀察判官一員人謀而濟美佐而成能必求賢者禮而居之無則闕如不香其人允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國之盈虛於是乎在大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為觀察判官公從事浙右十有餘年能事備乎詞章光烈灼乎簡書始從韓公多辨疑獄多釋冤囚疑似得昭糾紛得寧四方翕然籍甚于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奸宄易俗民不醇良吏不清廉無日無之公乘輅車日往月還剖斷善惡明白可觀六府之士為頌作歌天下名賢罕不咨嗟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公來撫吳人德之蓋務仁化變檢

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嗟乎夫有其任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耳哉非其任有其事自公作故百無一二焉議者以為視公之為佐可謂忠於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可謂達於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之多幸有以見李公之攸宜矣從姪觀拜命而書惟公之羞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李觀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緊我居其一焉軍事亟務也天下有二我備其屬焉於是求厥人任厥事觀厥能不亦難乎則汝南袁德師今在選焉夫三軍稱帥萬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輯睦亦何貳焉夫大臣開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俾補亦何貳焉袁

生恢恢然皆皆然寬而有紀明而無隣行飾以貞言飾以溫始
韋公以給事匪躬之故出登是邦生方射于義興衰然見嘉乃
殊常察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中誠舊制也韋
公答其人以禮盛其居以華揚其智以文美焉哉韋公遇生以
善生報韋公以誠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天下
非常之山也黃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
人也嵩以喬天蓋之河以流地載之以南陽大忠子孫嗣之六
年冬皇帝郊昊天蓋之河以流地載之以南陽大忠子孫嗣之六
孫一命茲官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某以為古人曰賞延于
世又曰善人雖十世猶將社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赴
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袁生弘聽前軒如翬斯飛植竹新欄如

鳳斯食乃自府公記韋公雖然不見逆且自天下稱兵三
四十年間擁旄曰使持節曰州使曰節度曰團練有副使判官
太監中宰臣常公以為費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罷團練今
之軍判官猶是也命某記書其實始於今請以生之官氏冠
乎將來非以媚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在
乎記中云爾

筠州判官廳壁記

周必大

國家以民之休戚政之臧否寄二千石其設官有亞有旅亞者
倅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多矣掾曹旅也分職以治各司
其局而已若乃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通惟幕職為
歿筠州判官王牒彥璋南夫弟兄競爽同乳科第以嘉泰壬戌

七月寔來持身正蒞事明一郡嘉賴官廨在麗譙內蓋尚書郎
趙不遜茂中營造於紹興之庚午踰五十年敝當改爲前政周
景南經始而不克至是太守王淹伯奮既給竹木又出羨錢四
十五萬米百斛得南夫易而新之相其地形深財十餘文博則
加倍乃列堂與廳金南向廳爲三間其後分東西二齋榜曰壺
天者禮部侍郎倪思正甫東隱時所題也堂爲五間深明雅潔
不侈不陋介于二者有古齋堂茂中爲叢桂設也稍東面西有
尚綱堂南夫所創也九月花工闕月而成予愛李觀元賓記常
州判官表德師願謂前軒翬飛竹欄鳳食蓋由郡守韋公遇表
以善表報章以誠遂濟登茲今均守甚賢捐費不吝幕下又賢
居之也安善遇誠報賓王兩得惠政加乎千里豈有既乎姑徇

其請爲之記四年甲子二月望

律詩

贈田判官

杜甫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總肥秦首領將軍只
數漢嫖姚陳畱阮禹誰爭長京兆田郎畚見招麾下賴君才益
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送張判官

杜甫

處士聞名蚤遊秦獻疏回腹中書萬卷身外酒千盃江雨春波
關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凜凜近霜臺

送陳留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西幕

李白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二

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惟道二數公。綉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
檄如飄風。

贈辛判官

李白

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夫子紅顏我少年，章臺走
馬着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

送張立之赴臨江判官

張于湖

珍重清江楸相從，五見秋炎涼無改節。夷險有忠謀，蓮幕開新
府。蒲帆漾小舟。

送斛斯判官

杜牧

蒼蒼烟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為聽。將取離魂隨白騎，三台星
裏拜文星。

酬甄判官

岑參

天子廊廟器，迥然青冥姿。闔外佐戎律，幕中吐兵奇。

餞宋袁彭中丞判官之嶺外

高適

觀君濟時略，使我氣填膺。長策竟不用，高才徒見稱。一朝知已
達，累日詔書徵。羽翮忽然動，風飈誰敢凌。繡衣嘗節制，幕府盛
威稜。勿憚九疑險，須令百越登。

寄嚴判官

劉方平

才子方為客，將軍正愛賢。遙知幕府下，書記日翩翩。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高適

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南才無不適，行矣莫徒勞。

送楊謙議赴河西節度判官

熊曜

賢哉征西將幕府多後人籌議秉刀尺語言在經綸行行弄文翰
婉婉光使臣

送陳之邵僉判赴闕

蘇子瞻

夜光不自獻天驥良難知從來一狐服或出五殺皮賢哉江東
守收此幕中奇望君留此府助我憐其衰念君瑚璉質當今臺
閣宜

贈李文判官

杜甫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駟驥人得有早年見標
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須來樹嘉政皆已傳
眾口討論實鮮願操制紛衆手八幕未展材秉鈞孰爲偶

送錢文季僉判

楊廷秀

東海珠胎清廟珍璧水秀彥第十人胡爲俯首蓮泛綠如有用
我試治民古來幕中要婉畫君乃不肯作此客囊篋細碎吾不
能玉壺清冰朱絲直梅花雪片迎新年送君搏風上九夫鳳池
雞樹只咫尺致君堯舜更努力

贈尚長道僉判

楊廷秀

今代高人尚子平風流文采舊家聲合於王荀班中立却向紅
蓮幕裏行天色惱人渾欲雪燭花照別若爲情日邊已辨除書
着莫忘南樓秋月明

送龐僉判

王介甫

北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才况出群一相開藩嘗負弩三年通
籍更從君清談猶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日聞我憶荆溪山最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三
樂看君摩翮上青雲

卷之十三

三十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三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三

南江 富太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路官部

各路儒學

歷代沿革漢郡國有文學文翁治蜀起學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武帝時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平帝時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即博士助教之任隋潘徽爲州博士唐府郡置經學士各一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三

一

人掌以五經教授開元二十六年敕州縣每鄉之內各置一
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宋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太平興國
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十百人望賜九
經詔從其請嵩陽書院至道二年賜額及印本九經嶽麓書
院咸平四年鄆州守臣李允則奏嶽麓書院修廣舍宇有書
生六十餘人聽誦乞下國子監降釋文等書從之應天府書
院祥符二年新建書院詔以曹誠為助教國初有咸同文者
通五經業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餘人許驤郭承範輩循
陳與玉厲滕涉皆其門人同文卒後無能繼其業者至是始
有是命并賜院額此四書院之外又有茅山書院未建州學
也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稟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大學助

教楊光輔充本州講書從之余鎮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
鎮始立學他州勿聽寶元元年穎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太
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自明道景祐間累詔州郡立學賜
田給書學校相繼而興近制惟藩鎮立學穎為支郡齊以為
言而特許之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者二百
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
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
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
舉人與有德藝者充當時雖置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
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
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豐元年州府學官共五

十三員諸路唯大郡有之。元祐元年詔齊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員。自是以後列郡多有教官矣。崇寧四年令教授承務郎以上在本州僉判。上選人在職官之上。建炎三年教授並罷。紹興三年復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詔無教授官州軍令吏部申尚書省選差。十二年詔諸州軍並各置教授。其禮部長貳正係所隸。合依崇寧大觀格法。許按劾體量及歲舉改官。從司業高闕之請也。二十六年詔並不許兼他職。令提舉司常切遵守。從知郢州路探之請也。若試教官則始於元豐元豐七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為博士。下等為正錄。願授教者聽。元符元年詔學官歲一試。紹興五年罷試學官科。十五年詔試諸州教授。自來春始。添差教授則始於政和。政和三年

詔八行添差諸州教授

元各路置儒學教授正八品散府上

中州教授從八品

羣書要語

思樂泮水言采其芹

詩諸侯類官類之言班

所以班

政教也詩注

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

卷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國人皆有所矜式

孟子

諸侯以下立教學之官為師氏

周禮正

義師嚴然後道尊記學記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則小鳴

叩之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同上濟濟多士克廣

德心詩置學官備釋奠禮詔庠塾之儀泮焉將墜唐大詔令

鄭

人游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

左傳

橫經師幄知譽處之采休

張

于湖上王教授啓

其起視學校諸生有所矜式

制桑巴伴陳希烈

詩句

北門塵土蒲衣襟廣文直舍官槐陰

山谷

短日送簷砧杵

皇文彙考

卷之十三

二

制桑巴伴陳希烈

急冷宮無事屋廬深

東坡代北諸生漸狂簡床頭雜說為肥梳

東坡送蔣夔代州學官

先生依舊廣文貧同上次韵趙明叔回

願廣文寒無忘雞黍約

周益公詩寓居廣文舍山谷君勿嘲廣

文同上側聞頰夫子

講道出新貫東坡賡頰教授見寄夜談空

說劍春夢猶橫經

東坡送家安國教授但願斯民均暖律小儒

不歎廣文寒

周益公詩泮宮先生非俗儒東坡不日經筵重坐

席暫時覺舍冷無氈

楊誠齋送金元度教授

古今事實

杏壇弦歌

孔子游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

琴。莊漁父篇

槐市議論

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雍容揖遜議論。

槐下藝文類要

為郡文學

光武問武臣曰。諸卿不識書。自度爵祿何所至也。鄧禹曰。臣少

嘗學問。可為郡文學。

當世明經

匡衡補平原文學。學者多衡經明。當世少雙。

郡國立學

見前沿革

郡縣起學

晉文類彙編卷之十三 三

前漢文翁為蜀郡守及郡縣小吏起學宮設教官使弟子校業
遂變鄒魯之風

端集肅冠

陸九齡守子壽教授興國先生端集履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
引翼士方興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 晦庵集

正已率人

紹興十二年宗子師閔訟臨安教授鮑同上曰為教授者先正
已然後可以率人 四朝國史

作新學碑

任諒字小諒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
提舉夔路學事

言當世務

靖康初詔求直言公自鄧州教授上封事言當世之務據經引
古以救時弊 鄭克撰 呂尚書社行

訓督有法

晏丞相留守南京請范公文正公也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
學者皆有法度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
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涑水記聞

正身律物

胡文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誥務明忠孝之
大端罷官僚舊僚行于渚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
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談論不覺

日啓云暮也 淵源錄

乃治化本

紹興十八年江西漕賈直請奏立縣學上曰選官教道乃治化本源將來三場科場亦有人才以備采擇同上

有治事齋

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三十余年弟子以數千計時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二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陽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誥誥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先收先生作

梁棟以次收拾榘與稜言行錄

須擇通經

紹興十二年宋宙奏乞盡復教官上曰教授須逐州置十二年已有指揮仍須是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若教官非其人士人心術一壞再整頓費力切宜遴選也

不撰書啓

政和五年臣寮言見任教授不為人別撰書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

不兼他職

紹興二十六年詔諸州教授並不許差兼他職不交嬖倖

陳公輔初筮仕職教吳中朱覲方壁倅當官者奴事之公不與
乏交覲滋不悅託權要以其婿周審言代而移公會稽言行錄
不撰樂語

鄒浩字至全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獨加禮
重純仁嘗撰樂語辭不為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浩曰翰林
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國史

薦為州教

陳師道字無已少好詩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以無已為第二
或以為高師一著其古文則學曾子固嘗賦六十堂詩有向來
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高之元祐中薦于朝為徐州教授東
都事略

召為直諫

王堯臣字伯庸晏殊印學南京薦其才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
監直講同上

著文勸諭

節孝徐先生積時為楚州教授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
率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子弟室家
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矣言行錄

升堂訓講

節孝徐先生為楚州教授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
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云可也不勞已之力
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三
云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同上

列名以進

公任臨安府學教授孝宗皇帝寤寐英賢陳文恭公當國列公
姓名以進旋賜對深合上意趙鞏撰施大微師黜行狀

聞風而至

中第郡安簡公亢字鄭薦其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
聞風而至者踵門授經無虛席時上方嚮儒近臣言公行直居
首善之地有旨延和殿賜除校書兼國子直講楊龜山撰曹肇
行狀

古今文集

雜著

漳州教授廳壁記

朱元晦

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
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
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
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桀
出入不特所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何不謂難
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頌護廟學而守其圖
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鳴
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小大莫不有所臨制統攝其任
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
敢肆獨教授官雖自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
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致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

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為便故今之仕者及利焉而喜為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荷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以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二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為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蘄州教授廳記

朱元晦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為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

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懼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平古人為己之學庶幾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即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歎曰學官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壞焉請於州願得為廡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其實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益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攷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躐不惰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

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
不之急也既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
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漸之為士者始知所以為士之事而用
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龔石於堂後前為是官
者得自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
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
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為迂
闊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于後蓋非獨使繼
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帥師其民者所宜
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真題名之首云九年秋七月
壬子新安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元晦

今教授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者聖賢教學
之意又為之飭厨餼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
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
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自勉進於學

上書中止書

柳子厚

厚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成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
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
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
不敢况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之師由魏晉
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師有師有師有師有師

獨歸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
世界群恠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
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
所恠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
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
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
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且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
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大耳度
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恠於羣且以召閑取怒乎僕自
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閑豈可使
啾啾者早暮吠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

聲外遭齒舌不少獨為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
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
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
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慨然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却立
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
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

福州教授陸記

洪邁

自慶曆詔書郡國大抵悉有學而立官教授則孫熙寧始然服
頽以南草山小州若彼邊初郡或自詭偪文或生長兵間雖與
聞德音或謙讓未遑也至熙寧大觀乃極盛凡版在職方者必
建學如中州教授雖秩卑吏部勿敢豫必宰相自推擇而大郡

多至四二頁文風張施古無有也陛下宅天命蓋十有六載立
大學置博士悉還太平之治而郡國立學除吏復一切如先朝
時福於東南最大為督府自平時最多士故領袖學官者員多
類以進士高第得左官錚錚搢紳間者為之紹興十八年十
月癸巳番陽洪邁至十二月辛酉建安劉祥至邁一取徑路得
一第劉君以易書合上意顧得之皆非所謂高進士選者懼不
稱時相與言曰我曹特幸耳若又飭其家而飢其徒弗學之問
不可乃且且坐直廬稍挈網維首補破壞凡泉谷之在民未入
者上諸二千石悉索之移長度於計臺取振其所乏廢廩頤益
實我冠束帶朝莫必謹毋敢不謁而歸既略定有士前曰自吾
學張官至今若干人名數具在倘仍弗紀錄懼其年多而莫矣

也願石而刻之予曰誠然更以文書來頃而籍至則某人某人
皆在不遺於是志諸壁而由夫林君迪始十九年正月記

上任德翁序

唐眉山

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束帶俊遊
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往輩出有少年書生曰唐某者
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落落無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
掉三寸舌草衣麻屨攘袂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
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款密處
乏而不能自安退而諮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
欲脅有諛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於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
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

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刺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詞鋒。庶幾超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稱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某因書以為序。

送吳教授序

張子湖

臨川於江西號士鄉。王介甫曾子固李泰伯以文為一代宗。主而皆其郡人。故居民多業儒。錄錄者出於他州。足以長雄。故能文者在其鄉里。不甚齒錄。獨素行可攷而後貴也。吳氏子縉舉進士。登于朝中。乙科知舉者。嘗欲以冠多士。不果。則為之延譽。一時名聲籍甚。分教彬州學舍。謂縉不以文勝。蓋見貴於鄉里者。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舉世非之而不悔。至實於鄉里。猶

未足道。縉也。蓋尚友古人。蓋思未見其止者。與必試於烈火而後知。玉萬物俱流。而金石乃止。余欲金石縉也。

答方教授書

呂伯恭

伏蒙誨劄。教以窮理盡性之說。蓋非末學所敢擬議。然既荷開論。反覆之勤。闕然不報。益重踈怠之罪。謹因來教而紬繹之。所謂理雖無窮。然有本有原。有倫有要者。既得窮理之大旨矣。竊意傳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捨者。此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荒忽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執事之所諭者。倘可以是觀之乎。未能識心。豈能存心。所以誨

警者誠爲切至然所謂人心本虛且明與性不殊則猶未能達
 蓋既曰與性不殊是心與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列禦寇所謂八
 荒之外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有來于我者又有知之者似判然
 二物也來教又謂妍非所當愛醜非所當惡我非所當厚物非
 所當薄某竊謂愛惡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厚固人
 欲之私矣若曰無愛無惡無厚無薄則所未論也夫子謂吾無
 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似非不顯以同衆也至誠如
 神見乎著龜動乎四體則似非假著龜以自晦也荆公之書益
 未之學伊川論語頗效交請則亦未之聞也一固萬也不待一
 塵萬境而後知其一而萬也萬固一也不待萬境一塵而後知
 其萬而一也千載一念一念千載竊意空乾之書俱不免近於

辭費也不生而現生不滅而現滅不生之生不滅而滅果固然
 之理耶何爲而復加現之一辭也執事信之篤守之堅豈口舌
 所能移獨以屢沐誘誨不盡白其愚則無以拜盛意之辱尚幸
 原恕

古詩

題羅巨濟教授蓬山堂

楊廷秀

蓬萊藏室盛東都只著古書并老儒後來許事曉星疎登車不
 落問何如廣文先生自有飯諸公衮衮端無羨着脚金坡不作
 難問津本天何足辯作堂聊爾題蓬山此豈有意非偶然登瀛
 仙人多姓許未必先生肯爲伍書生饒古定可憎此話姑置莫
 葛藤先生諸孫皆王永誦書已作鸞鶴聲請來欹枕細細聽

除鳳州教授詩自寬

唐子西

百函無力致諸公誰說着今承學校之頗訝名字錯宿桑豈無
亦得治不敢躍師儒要好手老大良非脚屢盡識焚抽窮知爾
薄豈惟嘲孝先終恐同有若絳紗諒無有首宿聊可嚼

戲簡鄭廣文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
年坐客寒無氈近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律詩

送金元度教授辭蒲赴部改秩

楊廷秀

金華唐呂兩儒先夜半黃梅君併傳不日經筵重坐席
暫時覺舍吟無種引班曉漏槐楓裏出幸春風桃李邊
莫遺垂楊知別

恨一篙新漲解歸船

送蘇州教授赴闕

唐子西

三年泮水振洙風俯接諸生屢改容嶺霧困時難隱豹巖雲有
便得從龍

戲陳州教授子由

蘇子瞻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大
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瓦先生不媿旁人羞

夜過鄒堯夫戲作

蘇子瞻

先生堂前雪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
籠愧雲母

戲陳州教授子由

蘇子瞻

勤農冠蓋開如雲送老壘壇耳似審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
低氣不屈

和池州陳教授

吳芾

人物今誰似此即今居嚴近替垂裳未將事業先諸老且把文章
變一方今日杏壇風似魯向來鐵硯志如桑

錢廣文采芹亭

吳芾

開明後學日升東千里文風一旦堆池上採芹搥水碧帳中搥
多士欣逢樂育辰一時席上盡懷珍將繁丹桂廣崇裏先採香
芹泮水濱味道固應甘若薺絳章還更豔如春扶持風教師儒
力我愧當年戾止人

送黃舒文赴欽教

劉克莊

博士文中虎垂鬚已定交雅宜對紅藥胡乃涉黃茅薄有先生
飯全無弟子朝猶勝迂闊者何鍾豎芳如

送方子約赴衢教

劉克莊

博士非如更巍然道自居諸生趨避席太守揖升車朱筆濃批
卷青燈細勘書漢廷重文藻行矣召嚴除

寄洪駒父

謝無逸

翼翼魯泮宮國士微無雙行想立教化儒風成一邦

推官

歷代公華後唐長興二年詔有兩使判官防團推官宋從五代
之制兩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亦置推官一人

元

亦置推官

詩句吾州佳士子王子深入黃茅作從事

古今事實

鯁言無忌

韓退之知武寧張建封為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言行剛直

狄仁傑孫兼謨元和末解褐襄陽推官言行剛直使府知名

方重自持

李常為宣州推官以方重自持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推

其友劉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通畧

有宰相才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遂至大用邵氏聞見錄

真宰相器

忠獻王琦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胡氏傳家錄

有廊廟才

明鑑字化基薛奎稱鑑有廊廟才遂除開封府推官東都事畧

有臺諫風

四川總領符行中嘗欲增簡州鹽筴以其事屬雅州推官李壽力拒之張浚謂有臺諫風中興係年錄

處事精審

蘇頌字子容為南京留守推官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日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其不復省矣

決斷精敏

蘇文忠攝開府推官決斷精敏聲聞益遠言行錄

府事悉咨

范如奎字伯達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公白其誤帥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柰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大小悉以咨焉

職事爭辯

陳希點字子與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樞密兵公密為守屢以職

事爭辯丘公或為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至于再三竟不能奪固自爾公所書擬望而許之樓攻媿集

雪冤數人

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雪冤死者數人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大祖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二年中遷為樞密副使言行錄

活冤四人

薛簡肅公奎授隰州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人矣言行錄

舉劾擊蛇

孔道輔為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入傳

以為神州將欲驗視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
劊擊蛇殺之自州將以卡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知名
石介有擊蛇劊銘言行錄

作箴諷守

李文簡公燾號栗巖注雅州推官作當直司箴諷郡守用私情
背公法者

偽印疑讞

趙清獻公抃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
死公獨云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
死遂以疑獻之卒免死一府皆服東萊集
冷清伏罪

韓獻蕭公絳為開封府推官男子冷清自謂毋娠官中生民間
於是稱皇太子都人聚觀頗以為疑吏收捕驗問無實猶止羈
置近郡公上疏引成方遂事論奏甚切清遂伏罪復遷戶部判
官除右正言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穆修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
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而必言已之可為耳
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
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

也。曰：盡其職而已矣。上言者賢已當公而輔之，不賢已當公而正之。賢不賢，自主彼之材，輔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及有之矣。於其賤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一人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人佐，遂能無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疆出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專，力與為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我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各自邑佐而遊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

也。方聞其長，則是天下諫臣，賓接僚屬，當與止與直用。是以往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決其惠也。

古詩

送石士志推官赴調

洪咨夔

石女抱奇璞，竭來椽吾邦。昂然凌霄姿，莒島獨立扛。入幕有此士，諸人亮難雙。決事風赴合，哦詩雨翻江。青山裏研骨，黑髮今眉成。世無九方臯，誰識驪與驪。一朝解綬去，船鼓催逢逢。闔府少顏色，我心若為降。倦游方閉門，寄傲但一窓。惜別不得感，况能綴羊腔。明廷急才俊，召驛南逾瀧。森森鄧林枝，剪拔窮株椿。豈其飯牛戚，未作展驥龐。早晚對此闕，華鍾發鯨撞。

贈王誠中推官

唐子西

今作劾鼠吏於理誠未穩怒草三千牘馳驛奏龍袞上問今何在慕賊補闕苑縱未置青瑣亦應校黃本九萬里扶搖忽若馳峻坂

送王林節推官融水

楊廷秀

桂嶺梅花欲爭發融水暮宵來訪別可憐走馬犯風霜吟徧梅花更吟雪云君如雲表秋健鶻政好搏扶整羽翰

律詩

送高推官

陳后山

先生鍾舊德大府冠群能過手無難事逢人有異稱薦賢餘下鶚夙記契千燈看挽秦梁攬頭頭勝不勝

送俞節推

蘇子瞻

吳興俞君子清如朱絲琴一唱三歎息至今有遺音

司獄

歷代沿革五代以來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步都虞候掌刑謂之馬步院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開寶六年始置諸州司寇參軍以新進士及選人為之後改為司理掌獄訟勘鞫之事不兼它職元祐定令上州從八品中下州從九品

示不置司理有司獄獄丞專掌獄事

羣書要語折獄之司 宋廣平集 詩句方策他時執園扉到日空 唐子西送故人赴循州司理

古今事實

治獄得情

宋錢忠定公即授安州司理參軍更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狀守將謂曰効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入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勝公甫力薦之稱其有材楊龜山集

治獄稱職

柳開字仲塗為宋司寇治獄稱職遷錄事參軍事略

選官充代

宋以專鞫獄事劇者置一人太平興國九年詔曰司理參軍專於推鞫研覈情實尤在得人宜令本州於見任簿尉判司內選

明敏有官業者尤秩滿當與升資罷軟其職可以選官代

上書論事

張唐英為歸州理掾數上書論天下事同上

鮮于遜能

鮮于侁字子駿為江陵左司理參軍慶曆旱求言侁推災異所由興及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切直唐介在鄉曲稱其名於上宜交章乞薦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為賢四朝國史

王韶受知

王韶蓋襄敏為建昌司理時秦提提刑江西受知於提

韓絳直薦

蔡確字持正為邠州司理丞相韓絳宣撫陝西嘉確所造樂語
薦其材了未錄

獄爭不屈

范文正公仲淹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
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往復辯論之說于屏上比去至字無
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言行錄

囚得不死

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
治之先生與之辯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而去之曰如此
尚可任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薦
之淵源錄

獄持益堅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章聖初為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
單行盜殺諸田間視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
指為殺女子者理保衡意疑甚州將趣具獄保衡持益堅數日
河南逃移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曰微司理幾誤殺
平人揮塵錄

獄察其冤

陳戩為懷州司理用法平允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其冤而
尉挾姻黨之貴私請於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
之人益知其賢李公彥撰陳待制行狀

不預祭藏

雍熙三年曰司理司法不得預帑藏之事

不兼他職

見沿革

誤入人者批曆

祥符五年陝西轉運使薛顏言諸州司理參軍朝廷謂其刑獄重難與免選限或任非其人多致在濫請自今誤入人徒已上罪者令批曆依例守選與有所懲

不勝任者兩易

雍熙二年詔曰王者任人各有攸處苟適其用則無曠官近以新及第人為司理參軍恐其初到官尚未通刑法令州郡長吏視其不勝任者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劉漫塘

吳門臺府之會事雖小必上聞理掾刑獄之官今雖嚴木下達故相承以省事為能掾舍久不治更丙戌夏秋風雨之變殆甚而吳興章君異享寔來君才足以為勇足以決而智足以審所先後曰吾職守之未知違恤乎私乃相囚字而以式法庀囚其壞者必葺闕者必補而非非法者必去使不幸而麗于罪者寒燠不與其宜食飲不愆其度囚知君之愛我而非厲我欲安全我而非一於斷弃我也辭皆以情曰吾情實然死不憾上具獄于臺若府臺府亦曰掾當是也吾何云既細大之獄不冤而上下

之情感若乃敢圖安而以掾舍不治告時今司農卿林公介寔以憲節攝府事聞之曰子刑官也而吾刑是司子宜其官吾庸多矣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報下給緡錢若干即因地度宜市材鳩工願廳治以前舊費可仍則仍之餘皆更造經始于丁亥中秋前一日而落成于良月之末合為屋一十有四楹合土石竹木瓦甍釘灰工食之費過所給倍取諸俸料不以煩官其中之歸然者曰清安堂堂之後為齋曰盡飲而其東之翼然者曰務平軒皆取昔人刑獄清平欽恤之意泐其名訴其實君之用心可知君以其成之難而慮來者怠其尊之之易也屬余以記余君之先公侍郎門下士也故受簡不辭而復于君曰吾聞諸夫子有丁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

拘繫之桎梏之壓焉使不得避戚戚然赧赧然居之不安孰有罪於囹圄之人乎曩君與家人之未獲所安也猶汲汲然求有以安之君與家人既得所安矣獨不能因吾身之安而念彼之不安乎因吾家人之安而念彼室家之不遑安乎若然則夫子所謂恕孟子所謂善推所為不外是矣充是心也國可治天下可平也獨理掾乎哉獨刑罰清平乎哉君曰然當書予言錢之石與來者共圖之君字某今官某即

送張總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

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
 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弃之故曰守之責
 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專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聩柔懦
 則事叢而下有偏怒奇怙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乎簡歷日召
 而前順指教歡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迂就而為
 乏使冤者不得吐其臆巧者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
 使能者為之期止於是期於奪然每事之下審獄具文諮
 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
 直則移而讞之眾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二
 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為理官使
 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恒如何為心哉夫與鼓瑟

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

聖曹箴

劉漫塘

錄結事遺戶察民情法曹殿之持三尺平惟理曹掾司獄之成
 兩造易惑單辭難明宜肫而收益重而輕善者懼矣為惡者懲
 泰山厭走不震不驚氛霧障之且明且清察詞必審得情必矜
 神之聽之福祿來寧

古詩

范仲淹為廣德司理與太守爭非姪莘老以詩紀其事
 維持狴犴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趣舍挺然不曲從有事爭收
 乏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簿家居率窮死賣馬以自給徒步氣
 彌充

送呂景山虔州理祿

鄭俠

江西古浩壤。昭信雄江濱。州獄千里平。舒慘係閭閻。景山之宵中。曉然為克輪。敢為虔人賀。何以致龍神。

錄事

歷代沿革。後漢有郡主簿官。晉為掾。郡皆太守自辟。掌總錄衆曹。文簿舉彈善惡。其後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隋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皆吏部選除。煬帝置郡。有東西曹掾及主簿。唐武德復為錄事。開元改司錄參軍。掌府事。勾稽首署抄目。糾彈部內。稽違監印給紙筆之事。乾元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錄事異禮。尊其任也。五代中下州

錄事三考者。注劇縣。宋沿唐制。州有錄事參軍。然不盡置也。諸府為司隸。諸州為錄事。乾興元年。丁度申請。諸州各置錄事參軍。慶曆二年。河西河東陝西諸州。權令京官知錄事參軍。熙寧二年。詔繁難去處。錄事參軍並差職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充。政和二年。參軍改為掾。建炎初。復舊名。錄事掌州院庶務。糾諸曹稽違。元各路置錄事司。有諸錄事司。達魯花赤并錄事。正八品。錄事判官。正九品。

君書要語。糾職。周禮。糾司。白六帖。糾繩。大郡官轄外臺。勾稽典簿書。掌符印。提舉列曹。糾察群吏。置標。府掾任重功曹。列服肱之郡。居管轄之司。苟非三語之才。則亦六聯之首。稱其職。則事舉績成。非其材。則官邪政廢。一郡紀綱。六曹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三 紀綱太府常集 直列府

表則並同上為樞為相何莫由斯權集 紀綱太府常集 直列府

聯之職俾展官常之效常集 大府要會六聯紀綱常務之委積

擇通才條理而利可析滯明可照奸常集 除京兆府司錄制往

參都錄雅有能名錄參制 馴置州綱胡文恭制 督郵綱掾之峻

郡督郵秉一州之綱 任紀綱於州曹同上 大和七年中書

門下奏錄事參軍糾察屬縣課責下寮紀綱一郡藉其提舉焉

續通典 錄事參軍之職掌總錄衆曹管其文案自上佐以意違

失者彈正以法掌凡諸司察之事平寶司徒儀 督郵郡之極位

漢官儀 詩句糾郡南海湄常應物 為吏專文法陳后山

古今事實

廊廟才

孫劭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曰廊廟才也後為吳丞相吳錄

御史才

喬琳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紀綱

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史材

也喬錄

千里駒

常康成字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為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

常主簿昂昂千里駒乎三輔決錄

一府望

士東亭為桓武主簿既承籍有美譽為一府之望世紀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三

接以友禮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太守王朗命為功曹接以交友之禮魏志

置在賓席

裴濟為陝府錄參李勉除觀察召濟曰素聞公名朝中親友談規イ

公美事置在賓席

釋來設榻

徐穉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徐穉來

時特設榻去則懸之

宗資坐嘯

後漢宗資為南陽太守委任功曹范滂人歌曰汝南太守范滂

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成瑨坐嘯

成瑨為南陽太守任功曹岑暄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

成瑨但坐嘯同上

劉君坐嘯

君轉隴州錄事參軍時劉仁軌以宰相之貴持節此州坐帷中

主諾責下君提綱未幾群轄載字劉君坐嘯以為能陳子昂傳

王府君墓誌

仁祖見稱

羅含字君章太守謝仁祖一見稱為湘中之琳瑯自江下從事

轉主簿

皓薦陳寔

漢鍾皓穎川人爲郡功曹命辟司徒府臨去辟太守薦陳寔爲功曹

舉謝譚

吳璨爲會稽守舉謝譚爲功曹

請舉公過

韓紳卿爲揚州錄事參軍事故相崔圓又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太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日請舉公過公與小臣狎至其家嘗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罰

諸書錄考

李詳爲滎亭尉今考爲錄事所稱詳諸書錄事考刺史許之即書曰快斷大案好勾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終濁階前競聞聞困

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笑之御史臺記

意與天通

杜景佺性嚴正爲益州錄事參事折房南馬之不視事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寢知名

事以幹治

君爲京兆司錄諸曹曰事不敢平尚視揖起趨去無敢問語縣令承尉如嚴京兆事以幹治韓愈銘張署墓

王渙簡核

益郡太守陳寵以功曹王渙簡核舉爲主簿

玄明政理

劉聰字玄明年十四穿通經史時有太守郭順辟爲郡主簿吏

歌曰我有賢后能任志明政理人殷前趙錄

務在舉彈

劉洪教云錄事參軍務舉善彈非今史亦各隨事修習也北堂書抄

一以殿最

齊映劉滋執政戴叔倫勸以天下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此二者直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一以殿最升降則人人知勸映重其言

攝糾愆繆

閻用之初為彭州參軍嘗攝錄事一日糾愆繆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為材

振舉綱目

顏泉卿為魏州錄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舊史

驚倍忤物

崔信明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驚倍數輕忤物唐

浮險恣威

杜兼拜豪州刺史屬德宗厭兵革姑息戒鎮兼性浮險恣威錄事參軍常賞圍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密誣二人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常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皆名家有士林文言一朝以無罪受戮天下冤之

與一府政

公為京兆司錄參軍與一府政韓愈誌重溪府君墓

德宗皇帝

迎上曹官

政和中尚書省言錄參充近上曹官續會要

傅公英才

傅忠肅公察李擢少負英才時為青州司錄公掾職事往來淄青相與琢磨士論稱美言行錄

參軍詩人

張垂崖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未去且以詩留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察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薦之東坡集

問以邊策
胡則字正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遣則入

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帝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遂令記姓名中書仁宗實錄

乃陳世務

杜祁公知永興軍辟孫甫之翰司錄事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之乃從容陳當世之務祁曰喜得友矣言行錄

求獄脫免

黃裳字文叔為興元府錄事能以情求獄脫免死伸無告其眾終在不訊一囚樓文姬集

理獄有能

陳堯佐字布元謚文惠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廷

府推官 事畧

召為校勘

李華字舜工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並同上

舉為御史

參軍王洎與楊炎有微恩及炎入相舉洎拜為監察御史始講公議南部新書

訴屬葉掾

葉顥謚正簡調建州錄事參軍建俗狠而喜訟或積年官不得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公原情誣律必得平亭旁部民間之有訴于漕臺者輒請以屬葉掾用薦者改宣教郎誠齋集

獄爭宰相

陳希亮字公弼為開封府司錄青州男子趙字上書言元昊反宰相以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字王京師自訟宰相怒下字開封獄希亮奏乞以字所上封事付所司其驗不當加責與宰相爭事不巳字由此得釋東都事畧

古今文集

雜著

汴州糾曹廳壁記

劉寬夫

郡府之有錄事參軍猶文昌之有左右轄南臺之有大夫中丞也糾正邪惠提舉條目俾六聯承式屬邑知方致上於坐籠舉綱維之未振卑側者不敢挾其側奸者不敢萌其奸法令修明典憲不紊此其任也大宋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

咽喉通淮湖之運漕。丞相治所。鷓鴣成列。地關土沃。兵多甲堅。人尚矜豪。氣率驕蹇。有梁園東苑之遺事。當四會五達之通莊。雜燕趙悲歌之人。邇吳楚剽輕之俗。為吏之道。不倫他邦。滔滔來往。斷斷阡陌。任剛毅則失於突犯。守謙卑則病於委隨。剛則害身。隨則弛法。貞元以來。戎帥自擅。威令已出。無復國章隄防。不究徽墨蕩失。調補斯任者。但疊跡斂手。以脫禍為心。何有意於勾稽。而敢思其職業者哉。太和二年。瑯琊郡葛公元方。由天長令而蒞焉。至則以為當今聖上務治。丞相鎮靜。以至清肅。群下。以至公奉朝廷。凡所啓建。惟道是適。苟踵弊於茲。且不分畫於茲。辰則緣奸積蠹。無時而去。於是端誠守職。以正東邪。以儉慎律同僚。以直方改屬邑。綽綽自立。職分隨舉。故得上下叶和。

遠近修整。法有刊定之制。軍無侵漁之患。人存政舉。其在於斯。游刃恢恢。肯綮無滯。主畫諾而克勝。其任司準繩而無忝厥官。從容其間。進退不苟。其為葛君乎。元和中。憲宗皇帝勵精理道。注意法律。特設科以招士。欲聞明理。後詔有司覈其研否。先君僕射公。時為司續外郎。實專斯寄。絕因緣之舉。以公共為先。於數十人中。得君充詔。故君之行實。敢不詳知。夫公署有記。其來自遠。燦名氏於屋壁。示成敗於將來。俾善惡克彰。常絃斯在此。蓋春秋之旨也。豈可闕哉。葛君以余從事斯文。叨官倚相。見託論撰。無愧直書。大和二年記。

亳州糾曹廳壁記

陳章甫

漢官儀。郡主簿秩四百石。綱紀一郡。糾整不法。岳牧無政。蒼生

有瘠則天子責我，汙吏侵人，奸聲載路，則使臣責我，吏不迷職，曹有留事，則二千石責我，役奪人時，官有虐典，則黎元怨我，由此觀之，錄事參軍待責之府也。所以天官署吏，獨難其人，觸邪外臺，禮隔眞矣。由斯賞拔，多至重官，譙臺都上，應星火，禹貢屬徐州，分野隴西，李公負王佐之才，所以顧盼廳壁，歎曰：官猶四序功成者去，屋壁無紀，吾將安仰？始編舊政，令余叙之。天寶九載七月十日記。

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符載

錄事參軍之旌郡縣紀綱也。直轄也。綱弛則目踈，轄抗則載輸。政之成敗亦繇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煬帝特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

主簿國朝省掾主簿復爲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愆謬省抄，目守符印，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其人強其務舉，其人因其務削。循名考實，豈容易哉？况潯陽古郡也。地方千里，江涵九汰，緡錢粟帛，動盈萬數，加以四方士庶，且多環至，駕車乘州，疊轂聯堵，威猛則騰口，以飛訛，阿懦則腹非而生，誦重輕之得，尤難其人。隴西李尹少昌，切玉荆鍾之利也，恪勤強毅，當官而行，其於公家也不掩善以蔽才，不隱過而貸非，不苟細以作煩，不闊略而破方，剛柔疎緻，雅得其度，繇是官府有程準，案牘無留閱，遊我字下，清風凜然，是時郡守李公以鉅鹿超異之政來領此郡，內用六條，外理百姓，使人人門戶興行孝睦，井賦均一，然後從容，郡有特與羽衣縫掖，講黃老言，其餘枝葉。

節自委于有司而不頹故李君得以息心奉法上事牧守下督
 寮吏暢於中發於外人無間言也夫士無貴賤尊有道也位無
 小大觀有政也苟素食碌碌俾窮處厚祿雖多亦奚以為是宜
 書錄事之美于壁間從善而做不肖蓋春秋之微旨矣先是此
 庭此宇荒涼藜藿端士不履今前後有修竹左右有廊廡穆然
 清邃皆自我焉聊紀述之序遂以李君為首亦所以重績而新
 廳也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

楊夔

度材者定曲直於繩較物者決輕重於衡蓋繩無欺衡無私故
 人所取鏡也今使五色之吏枉正無所逃千里之情毫釐無所
 差束其內外必蹈乎規矩戢諸桀黠知攝於刑憲斯君主簿有

繩衡之無私為得其任矣高陽許鎔以前秋曹掾端於獄獄詔
 寵之遷陟斯任自兵興十五載事隨宿貫守國之法制稟朝之
 政令者由關而東郡亦無幾唯吳興遵國經體舊章上下謙敬
 確然不渝然此數萬眾兵之所給固繫於士賦俾其役不重歟
 不煩吏不苛民不疲萬自自正者全在提其綱乎君制事以義
 制心以禮節不為勢易志不為強奪靜以督其下故其下肅恪
 以泄其事故其事簡由是眾吏畏而庶務集僅至于訟弭而刑
 置矣廣明中妖巢揭竿以犯帝閭遂俾羣華有西南之狩梁鄭
 周秦之甲皆闔手無所敵凡五改火奎輿外駐甲辰年今太守
 以彭門之師擒巢於萊蕪提其顛薦於成都明年春玉輦還闕
 遂以功牧于吳興帝念沫庸位不配德詔加防禦以高其位始

開幕延賓增更拓制度是取督郵之舊署為防禦使院然後合
功廩戶三椽之廳移居視印繩墮於此美簷楹迫則耳自泥居
處蕪則思慮昏今茲視於前則淺而露覘於後則湫而陋得無
泥與昏乎而又藂篠雜卉陰翳階序列衙者亂其次授事者喪
其局交肩駢足褻禮虧敬君乃命行人擇壤材敞前檻豁南榮
砥中唐巖層局設外屏以肅其入也構環廊以莊其位也撤舊
增新擁隘咸革列目之物固不完美觀其頭敞則夏奪其暑居
其奧密則冬却其寒地斯清境斯勝足以豁聽視爽精神道中
和之性增冲澹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蘊智者於事敏負才者應
用周如水於器方圓無所滯如絲於色玄黃無不入如是則化
珎為完易單為高蓋出於餘力乎况君行已之道及物之利其

察也鑑焉臧否無匿其信也潮焉朝夕不忒俗茲其正吏飲其
直叔向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於此而見矣斤奎畢役君
以夔業於文且謂記年表事春秋之具恭志也茲廳之立既始於
我而載祀莫紀毋乃取議於將來乎其為我書之無虛美無加
飾唯實是編足以貽後遂謹而日之請題於東墉以紀廳之始

司刑箴送王牧仲為黃州錄叅

劉漫塘

惟聖好生以刑教德惟臣欽若哀矜惻惻曰彼嘉師于獄之麗
繫我淑問貌溫氣夷以察其情以盡其辭故曰祥刑非訖于威
二典既邈五疵叅互反感於辭貨誘於賂外牽往還內偏愛惡
惟明能察惟廉靡求四疵遠矣抑又何尤惟時上官獄以意成
所貴有司實持其平云何不思惟意之承怒苟未息根連株逮

挫楚鍛鍊以成其罪意之所反覆之翼之罪雖實盈罰不毫釐
日吾之明非闇於理日吾之廉非役於利不獲乎上志及可諧
意鄉一分我為厲階淹速有度富貴在天釋之竟是周來疾顛
名義廩然鬼神森列野人作箴敬告司臬

古詩

送李道父辟大名司錄

葉集之

李侯江南英身老自藏器讀書盡百紙落筆必千字况兼熊豹
姿特負縱橫志棲其望高躅異世猶一致大明國北門自昔推
元帥名賢慎東拔薦引必同類操持紀綱地實藉循良吏要成
日鍊剛小大須歷試

送程知錄

杜子美

程侯晚相遇與語才業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人意鍾老相
青義動修蛇蟄

送韋諷閬州錄參

同前

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行往樹佳
政慰我深相憶

送常諷攝閬州錄事

同前

聞說江山好恰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
乏操持必去嫌它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律詩

喜曹劉二從事見過

胡致隆

蕭蕭細雨鎖柴門喜見風流二使君俊逸萬春猶錄事清新子

建尚參軍

送知錄

方干

八詠遺風資逸興
一溪寒色助清威
曙星沒盡持網去
暝角吹殘鎖印歸

送澶州錄曹宋參軍

陳后山

能吏于今少
春風及此行
英雄餘戰伐
狂獄寄康平

送楊錄事充使

岑參

夫子方寸裏
清波澄霽江
關西望第一
郡內政無雙

新編古今事類聚外集卷之十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600089